



# 海外南開人 NANKAI OVERSEAS

★ 第 16 期 ★

《海外南開人》編輯委員會 2006 年 9 月 15 日



☆ 南开大学新化学大楼掠影 ☆

**刊头语** 《海外南開人》欢迎踊跃来函来稿。乐捐支票抬头请写：NANKAI OVERSEAS FUND .

☆☆☆ 来函照登 所登函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

**简报** 《旅美南开校友会》NANKAI ALUMNI ASSOCIATION INC自1946年成立以来，至今已有60个春秋，在这60个不平凡的岁月里，我旅美南开人发扬「允公允能」的南开精神为母校、为我们旅居的社区作出过很大的贡献。

## 忆不尽的南开园 (下)

王祖家 2006 年 3 月于纽约

### 津京徒步行

我喜欢走路。常言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大一寒假(1955 年 1 月),我忽然想作一次津京徒步行,便写信给在北京医学院就读的中学好友汪士昌同学,问他有此意愿否?他很赞同,立马来到天津会合.与我同在化学系一年级就读的林少凡同学,也是我们中学同学,他对这个倡议也挺感兴趣.这样我们便有了三人三日津京三百华里徒步行.

对于这次徒步行,我们没做什么准备.那时腰无几文,就那么几件换洗的衣帽鞋袜,没有挑选的余地.我身穿大棉袄,足蹬大棉靴,哪有一点旅游的样子?他们俩也不过如此.我们只确定两条原则,一是旅途中每人的花费不得超过一张津京慢车火车票价(约 2 元);二是沿着津京铁路线行走,心想铁路线总是

最直最近的吧,途中也可在小车站打尖休息.总之,当时年青,精力充沛,无非走百十公里路,想那么多干什么!

第一天,我们在食堂吃了早饭,并拿了够吃几顿的馒头与咸菜,便动身了.我们先走到天津北站,再朝北走.一开始公路线与铁路线平行,我们沿着公路线走.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公路与铁路要分叉了,这时已看到铁路旁的小路太难行走,沿着铁路线走是行不通的,便继续沿着公路线走下去.走了一段时间,抵达武清镇,我们在一个卖茶的小摊上歇脚,一边喝大碗茶,一边啃馒头咸菜,倒也颇香.可是少年办事不牢,走到下一站时,才发现我们携带的咸菜丢在武清了,心里颇不是滋味.尽管这时已是黄昏,该落店了,但我们觉得今天是徒步行的第一天,应当多走点路,便决定继续走下去.这可就印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老话,越走越黑,公路两旁没有路灯,也没有赶夜路的汽车,万籁俱寂,北方冬夜寒气逼人,这就像武侠小说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走了一天,人困肚饥,前不挨村,后不靠店,心里不免有些忧虑.恰在此时,看到远处或明或暗闪现一丝灯火,走近一看,原来是路旁一间孤零零的房屋.敲门而入,见到一位壮年汉子坐在油灯下,我们说明来意,请求借宿一晚,天明便走.那人也不多说,要我们躺在炕上.那时已是深夜两点多钟,倒头便呼呼入睡.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才发现睡在一排长炕上,原来这就是一家客店!店老板也没敲竹杠,三人住费加起来不到一块钱!

第二天上午路过一处颇为热闹的集镇,被一家油条店的飘香所吸引,吃着香喷喷的热油条,喝着冒气的热开水,全身都感到热乎乎的.镇里的人不知道我们是作徒步行,还友善地指点我们在哪里搭乘去北京的公交车.由于头一天走了一小半路程,也知道路旁会遇上客店,这天走起来心情比较轻松.但是,夜间走到一处有枯芦苇的河滩公路段,看到探照灯交叉地划破夜空,听到飞机的轰鸣声,估计附近有军队驻扎,我们忽然想起不久前学校领导在传达上级的文件中说,有美蒋特务空投北方大地,要大家提高警惕!我们今晚会不会遇到这种事呢?手无寸铁,遇到这种事该怎么办?彼此嘱咐多加当心是了!快到通州城,一个卖水果的摊贩向我们吆喝,一问才知卖的是青萝卜,怪不得北方有“萝卜赛梨”一说的!进入通州城已是午夜,经人指引,在一家旅店住宿.睡梦中被一股强烈刺鼻的臭气薰醒,再也睡不踏实.清晨起来看看后院,遍地是骡屎马尿,脏不忍睹,原来我们住进一家赶大车人住的骡马旅店,真晦气!

第三天的路程不长,但走得很不轻松,我的双脚已经生泡发肿,走不动了.在通州城看到一条小河,北运河就从这里开始的.(后来,八十年代初,我又曾有幸造访杭州南运河终点,运河与海面落差太大,为防止水流入海,将河口堵塞.)出了城门,一条阳关大道直通北京,我们拖着疲惫的双腿,直到下午才走进朝阳门.从路碑上标写的里程得知,距天津 137 公里,再加上在天津市内行走路程,足足走了三百华里.这时我们才算喘了一口气:入了朝阳门,就算进了北京城,我们的目的地到达了,我们可以坐车啦!

隔天一早,我与少凡就乘火车返回天津.大约过了十多天,我的双脚才恢复到可以正常地参加体育锻炼.有同学问我值吗?你说呢?

又隔了四十三年,1998 年 9 月初,我们三人在北京会晤,谁也没想到提起这桩往事.他俩,一位是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一位是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都曾多次出国作学术交流,事业有成.会面后,我,少凡,还有一位大学同学徐汝巽,乘坐一位世侄(孙万)驾驶的小车,沿着京津高速公路直奔津门.一马平川,与当年情景相去甚远,也没有勾起我与少凡对这桩陈年旧事的追忆.

## 周总理 南开情

大学期间,在学生集会上见过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跃邦(在天津体育馆).关于毛泽东主席视察南开大学的情景,本人有幸近距离接近,另有专文回忆,这里说一说见到周恩来总理的情景.

1956年发生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春波兰总理西伦凯维茨率团访华,中方十分重视,周总理陪同访问天津.章伯钧也在陪同之列.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学生聚会欢迎,会场设在七里台天津大学大饭堂前的广场上,那里是两校同学周六晚间看露天电影的地方(天大放映机用的孤光灯,光线强,银幕大,南开同学都去天大看电影).为了对波兰贵宾表示盛情欢迎,还学了一首波兰民歌<长命百岁>.在临时搭的台子上,校方先致欢迎词,西伦凯维茨总理接着发表演说,他特别提到,能来到周总理大学求学的地方,感到格外荣幸!周总理即席讲话,谦称他只是一个在天津上过学的中学生,作为当年一个学生在这里讲话,令人印象深刻.第二天<天津日报>登载周总理讲话全文,实为该日讲话记录.散会后,车队绕着校园离去,同学们夹道欢送.周总理陪同西伦凯维茨总理乘坐的那辆轿车被学生挤得寸步难行,这时就可以看出周总理作为一位外交家的老练与沉着.他斜坐在后座左边,两眼炯炯有神,直视车的右前方,对窗外学生们投射的欢快眼神熟视无睹,用意十分明显:今日的国宾是西伦凯维茨,是他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尽管学生们的眼神投射于他,但他不能有丝毫的回应,否则就喧宾夺主了!

当晚<人民南开>校报记者在饭店见周总理坐在沙发上,趋前提出采访要求,同时还对总理说,今天只去了七里台天津大学,还未到八里台南开大学,问总理什么时候再回母校?总理说,自己快六十岁了,忙了一天,该让他休息一下吧!这位记者也就不好意思再打扰了.其实总理对母校是挺有感情的,我在校报上曾读到一条报导,某同学说有一次他别着南开大学的校徽参加中南海怀仁堂的周末晚会,碰见了周总理,总理特别盯着他身上的校徽看了几眼.又见报载,1958年早春(或57年冬),总理出差上海时特意去看望了分配在中科院上海分院,当时在沪郊农场劳动的1957年大学毕业生(当年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后,要先劳动一年),问这些毕业生来自哪些大学?有说北大的,有说复旦的……,总理问有没有南开的?接着便有几位校友大声回答说,“我们是来自南开的!”周总理对母校的情怀不言而喻,情萦南开啊!同样,南开中学与南开大学在周总理心里也是合二而一的!

除了这一次返回母校外,此前,1951年2月24日,周总理在时隔30年后第一次返回母校.1951年2月23日晚张伯苓老校长去世,总理在接到老校长病危的消息后连夜赶去天津,但晚了一步,未能与老校长见最后一面.24日一早便去张府灵堂吊唁,花圈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然后去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勉励师生奖掖后进.此后,1959年5月28日,他偕同夫人邓颖超,又一次回到南开大学忆旧,在化学实验室与1956年留美归来,后有“中国离子交换树脂之父”美誉的何炳林教授作了长谈.当年何炳林陈茹玉夫妇双双在美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举家申请回国受阻,何先生曾给周总理写信,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何炳林夫妇回国后,科研硕果累累,双双当选中科院院士.那天,周总理还登上1958年春在新开湖畔建成的新图书馆顶层,俯看校园景色并与学生交谈,在职工食堂邀请陪同者共进棒子面窝窝头,渡过了愉快的一天!

1989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70周年校庆,为纪念周总理1959年返回母校30周年,在南开大学主楼

前竖立了一座高大的周恩来全身雕塑像,笑容可掬,栩栩如生,是国内大型雕塑像中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青灰色基座上刻有总理年青时书写的一句名言,“我是爱南开的”,表达了所有南开学子的共同心愿.2004年10月,我回母校参加百年南开庆典,特意在这几个大字前拍照留念.

### 名人讲座与校际关系

我上大学时,学校举办过不少名人讲座,如华罗根,老舍,马约翰等等,我都去听讲的.其中有一位是时任天津音乐家协会主席的王莘先生.他曾经谱写一首名曲<歌唱祖国>,久唱不衰,现在海外也很流行,侨胞集会时常引吭高唱.

一天晚上,四十岁左右的王莘先生,携带他两个看上去不足十岁还带稚气的儿子,来到学校大礼堂,他介绍了<歌唱祖国>的创作过程,他的两位可爱的小公子衣冠楚楚,系着蝴蝶结,分别演奏了西洋吹拉乐器,博得满堂喝采!

王莘先生说,某年国庆节前的一个晚上,他坐火车从北京返回天津,当时北京的节日气氛非常浓烈,他在车上仍激动不已.车启动后,随着车轮滚动的节奏,迸发出创作灵感;他喜欢自己作词作曲,如是边哼边写,便在车上谱写了“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这首激励人心的歌曲.王莘还说,他音乐理论知识不足,还去当时设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听课.闻听此言,更令人肃然起敬.

至于南开大学与天津大学的关系,在我上学的那个年代,亲密无间.天津大学新校址就是在原为南开大学的七里台,六里台的地盘上建立的,两校畅通无阻.这也破坏了南开大学的风水,南开东南两侧是卫津河,北面建了天大,致使今日的南开大学只能向西延伸,成长条状,缺乏腹地.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两校关系之密切:当时每个学生都有一个高方凳,开会,看电影,或什么集会都是要带着的,相当于移动坐椅.每当两校清理校产时,清毕照例在凳子上钉一个有“南开大学”或“天津大学”字样的小铭牌,表示该方凳属于该校财产.有趣的是你在南开大学学生宿舍里可以看到钉有“天津大学”小铭牌的方凳,反之亦然.更有趣的是一张方凳上同时可以看到两校的铭牌,归属就只能“画地为牢”了.这是因为两校集会后,同学们(互为熟人或中学同学)到对方宿舍串门,临别时随意拿走一个,谁还去看铭牌?

在告别南开40年后,我于1998年9月返回母校,当年无路名的“天南路”已竖立“柏林墙”,两旁餐馆不少,昔日同窗们作东,邀我在一家餐馆聚餐,赫然发现一条沟通两校的“胡志明小道”,餐馆内壁开了一扇通向天大的小侧门,正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现在两校关系又见密切,正在兴建共同使用的现代化实验大楼,开展绿色化学化工科学研究,不是一家,胜似一家.

### 老校长张伯苓长眠南开校园

南开大学中心花园竖有一座张伯苓校长半身铜像,背后埋有张伯苓俩老夫妇的骨灰盒,青松翠柏围绕,庄穆宁静.

2004年10月我回母校参加百年南开庆典,在铜像前巧遇老校长的孙女张媛贞伉俪.当时他俩刚献上一束鲜花,我与同届校友伍语生(旅美南开校友会会长)便走了过去,她要我们帮助拍照,于是就交谈起来.张媛贞及其夫君,都是南京大学教授,但也都是南开校友,学生物的,比我们早二届和三届,是我们的学长.伍语生也是学生物的,大家又有一,二年的时间同在南开校园,彼此间就有共同话题.

张媛贞女士个儿高挑，谈吐爽朗，颇有乃祖遗风。她讲了自己的一个笑话，由于休学两年，当她进入南开大学后，昔日南开女中同学汪小兰已成为南开大学化学系一名教师。一天汪老师来生物系讲课，一进教室，冷不防这位张同学上前一个 90 度深鞠躬，高喊“欢迎汪老师”，闹得老师脸通红，学生乐开怀。

后来我读到张女士的一篇回忆其祖父的文章，谈到她为把祖父的骨灰埋葬南开园所作的努力。老人生前有个遗愿：“我死后想埋在南开”，这个长眠于南开校园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如今的南开园及其周边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一片洼地，现已变成一片文化教育科技旅游之地，这也多亏了张校长当年带了好头：南开难开，越难越开！

不同于国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私立学校创办更为艰辛。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给了张伯苓先生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创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同样，对于南开园及周边地区，张伯苓老校长又何尝不是一个拓荒者呢！【全文完】

## 人民的好总理 南开人在美国

美国美中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 陈德福

本地华侨报纸说的对，“这是访美的中国大陆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中途下车致意。”总理说，“我要先听大家的意见”。这又是我们过去多次受到接见从来没有见闻过。

总理引用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来形容祖国想念华侨与华人的感情：“无论你走到哪里，你的心总和我在一起；无论黄昏时的树影有多长，它总和树根连在一起。”这时我再也难以控制自己的激动心情，热泪盈眶！

温总理用一句诗人的话结束讲话：“你的眼睛为什么总是包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我们又一次含着激动的眼泪，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在美国 20 多年，中国几位领导人访美时，应邀出席欢迎会，并受到接见，极为荣幸，十分感谢。今天(12 月 7 日)，我又有此机会，这次是温家宝总理访美，我亲身经历当时的欢迎活动，所见所闻，真是空前未有！！！！

下午 2 时，温总理从北京抵达纽约，一个小时后，其专车来了！三千欢迎人潮欢声雷动，万万想不到，总理突然下车，沿着寒风中欢迎人群的大道行走，接近大家并致意握手，我和大家一样无比激动！本地华侨报纸说的对，“这是访美的中国大陆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中途下车致意。”

两个多小时后，在华尔道夫饭店接见华侨、华人等特邀代表，总理讲话及与我们合影前，首先是开座谈会，听取大家对各种有关问题的看法，总理说，“我要先听大家的意见”。这又是我们过去多次受到接见从来没有见闻过。

接着我们在大厅聆听总理充满感情的讲话，内容围绕这四句话“祖国想念你们，祖国要强大，

祖国要和平，祖国要统一”，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热烈鼓掌。讲话中总理引用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来形容祖国想念华侨与华人的感情讲话中总理引用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来形容祖国想念华侨与华人的感情：“无论你走到哪里，你的心总和我在一起；无论黄昏时的树影有多长，它总和树根连在一起。”这时我再也难以控制自己的激动心情，热泪盈眶！

最后，温总理用一句诗人的话结束讲话：“你的眼睛为什么总是包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我们又一次含着激动的眼泪，经久不息的掌声！

接见大会结束后已是晚上，我在纽约大街上，心想祖国，温总理务实与亲民的作风及鼓舞人心的讲话不断的出现在脑海中，“人民的总理”使我们对祖国的发展、富强与统一更有信心。我与广大华侨与华人一样希望能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想的很多…我在印尼出生，在中文学校念书，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刚小学毕业，从此祖国的报刊杂志、对外广播，特别是北京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纪录片极大的吸引着我热爱祖国，使我在1957年回到祖国怀抱，1963年南开大学毕业后我正好被分配到其纪录片对我影响如此强烈的上述电影制片厂负责为国外摄制与翻译纪录片，全身心的投入工作，1980年赴美深造，在纽约大学攻读纪录片及电视新闻报导专业，完成学业后近20年来，年年来回美中两国从事美中文化交流工作(尤其在摄制纪录片方面)。

我的人生最大愿望就是做个桥梁，促进美中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谊。在美国20多年来我深刻感受美国人太不了解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大地的巨大变化与突飞猛进！通过在美中两国主流电视台播放有关报道中国巨变的纪录片该是多么重要，多么有意义！

## 风云变幻世界里的中国民主

纽约 伍语生

今年6,7月份我回国为父母亲扫墓，特意游访了上海、苏州、北京、沈阳、重庆，感触良多。

在中华民族5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确曾有过数次崛起，如秦汉、隋唐、明清(前期)等。在这些崛起中，不仅表现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同时也表现在文化、艺术等层面上，远远领先其他国家，当今人们所说的儒家文化圈，就是当年中华全面崛起的见证。

当今中华民族再次崛起，是经历了近两百年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凄楚史之后、人民渴望富民强国；千百万先烈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奋斗换来的。翻开中华民族近两百年的屈辱史，确实无处不令人触目惊心。

从我亲身经历的日寇侵华、四川军阀之作威作福、到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横征暴敛相比，今日之中国被人们赞誉为盛世，确有其缘故。

笔者青少年时期就读于南京和重庆两地的中学，记得我在南京就读的弘光中学，位处于总统府旁，一日我和弟弟放学回家，就在走到离总统府不远的地方，突然发生了有人哄抢粮食的事件，我

和弟弟被抢粮食的人推挤得东倒西歪，满地是大米，满天面粉飞扬，我们身上也被沾满了面粉，不久国民党的宪兵车开来了，专抓身上有面粉的人，幸好我们混在人群中飞快地逃出了是非之地。

而在重庆呢，在我童年时期最难忘的就是日寇飞机，几乎是每天对重庆狂轰滥炸，亲友全家被炸死的恶讯，常听大人讲起。每次日寇飞机来临，那令人毛骨耸然的紧急警报的声音：鸣——、鸣——、鸣——、至今尤如余音在耳。

而今的重庆呢，马路宽广，绿化绿树成荫，人们在绿荫下乘凉，每在早晨和傍晚，随着优美的音乐，人们随意组成的团队，有的打太极拳，有的舞太极剑，或不相识的人跳起了华尔兹或探戈。

记得幼年由精神堡垒(今名解放碑)到大渡口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路程，“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修理六七次，八九十人推。”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而今登上舒适、凉爽、安静、不许吸烟的轻轨列车，由解放碑到大渡口只要二十多分钟就可到达，每当我走进轻轨车厢，总会有一两个年青人站起来向我让座。轻轨站内、车厢内均不许吸烟，因而使人感到呼吸轻松，令人心旷神怡。举目凝望窗外飞移的嘉陵江，和沿江两岸高楼林立的建筑群，使我不禁遐想联翩，这就是我童年时代戏水游玩的嘉陵江吗？联想起在国外有人对中国的不实讹传，对比眼下之现实，成诗一首：

仰天长啸对长空，笑贼徒不识英雄。

神州崛起春已动，指点江山任从容。

富民强国千年梦，游子归来此心同。

喜见华夏春似锦，处处花开处处红。

笔者深深感到，中华民族贫穷、落后挨打、遭受欺凌侮辱的惨况已经过去。富民强国的理想，正在静静悄悄地实现。这就像长江的流水，是不可阻挡的。

中华之复兴是和平崛起，这和过去东西洋人依靠武力侵略，杀害和掠财截然不同。和平发展是人类求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人类追求进步的灵魂。依靠武力抢夺他人私肥自己，这是强盗逻辑，绝不可取。中国之和平崛起乃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它是和平爱好者的机遇而不是挑战，世界应以欢迎的心态泰然以对之。中国“和为贵”的儒家思想深远，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应视为对人类的贡献。

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安定、是和平发展、是改变落后面貌、是实现富民强国的梦想。眼下正是千载难逢的极好机遇。民主是需要的，但不可只依以往生活中的个人遭遇和恩怨，来给民主下定义。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这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追求的，笔者此次回国，与众多学者、友人交流中并没有发现在中国有一个人是反对民主的。问题的焦点是如何实现民主、怎样实现民主？民主不是依靠几个党派、或是几个代表集团利益的团体，相互争权夺利就是民主。公元前五世纪在希腊半岛产生的民主政治(DEMOKRATIA)一词，是由 DEMO(平民)和 KRATIA(统治)二字组成，其涵义就是主权在民的意思。当时雅典的著名领袖培里克里斯(Pericles)曾说：「我们的政体名符其实为民主政体，因为统治权属于大多数人而非少数人，在私人争端中，我们的法律保证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然而个人的优秀德性，并不因此遭到抹杀。当一个公民的某项才能特别出众，他将被优先考虑担任公职。但这并非特权，而是美德的报酬。贫穷亦不构成阻碍，一个人不论其地位如何卑微，总能奉献其一己之力于国家。」其原意即是要实现主权在民、即人民当家作主的

民主。

是的，中国的政治改革势在必行，但在中国实现民主，绝不可脱离中国国情来奢谈民主，更不可照抄他人输入民主。美国是一个先进的发达国家，美国的国情是文化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美国人民的经济状况，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而中国则是刚刚摆脱被奴役、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屠杀的半殖民地国家。

中共主政以后，在建设国家的道路上又走过一段弯路，中华崛起的可喜起点是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在中国存在的问题还很多，诸如广大的工人、农民彻底摆脱贫穷、饥饿，国家要走独立自主、富民强国之路，等等。在这风云变换的世界的大局面前，中国最需要的是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踏踏实实进行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相辅相成的建设，而绝不可开倒车回到军阀割据的老路，更不可像台湾那样搞动拳头、子弹擦肚皮式的派性“民主”。

民主之实质应是人民当家作主。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决不是喊口号、政党对骂就可以的，民主需要建设、人民的素质需要提高。最起码的总不至于把农奴制也说成是民主吧。

笔者此次在中国看到关于改革的论题，已从理论界蔓延至民间，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此次回国与学者议论，大家均乐见“一个人不论其地位如何卑微，总能奉献其一己之力于国家”的美好社会之实现。

当然，实现了民主，中国也可以向国外学习，诺大一个世界，好的经验极多。中国有数千年的儒学思想根源，有温、良、恭、俭、让的良好民风，中国人是爱学习的。然则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中国实行民主，必需“学而思之”，必需要适合中国国情，绝不可以生搬硬套。

民主之所以可贵在于包容，民主不可以搞唯我独尊。唯我独尊在实质上是“皇权”、“独裁”、“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变种。

笔者以为，经过努力将正确的民主之风扎根于民，长期贯彻下去是能够做到的。让独裁、法西斯、军国主义等等污泥浊水，从荫沟里排走，让一个民主、自由、和平、和谐的世界永固人间，这才是我们的追求。

诗词欣赏

## 临江仙

南开百年有感

川 迟

惊起回首一百年，坎坷辛勤熬煎。多少往事南开园，垂柳疏影里，静看斜飞燕。  
年华如水旧梦远，风不静世事艰，华夏十亿争团圆。神州齐奋起，风雨莫等闲。